

蜀山變色荷花枯 (上)

童世璋

歸去來兮——小雁

卅年前義女的賀卡

每逢陽曆陰曆新年和耶誕節，總收到海外遊子（不論老少、性別和遊期短長。）寄回的賀卡；卡者，不上不下的，着墨無多，聊以寄情慰藉；可是加入了彼此之間的回憶、感情與祝福，接在手上，每每感覺比郵資所許可的份量重些，甚至有千鈞之重的。民國七十一年耶誕節前夕，郵差投進一份雜誌社所寄來的印刷品，鼓鼓地，或許是退稿吧，那多殺風景；不對，近來沒向這家雜誌社投過稿呀。拆開一看，原來是一件輾轉寄來的賀卡，淡藍色的封套，發自美國南達柯他州，那兒沒親友呀，再拆開，淡藍色賀卡上端畫着一隻離羣的小雁；我便明白了，是她，一定是她，當年我可憐、可愛又討厭的小雁。

從此，我在心底埋着、藏着、磨着、念着三十多年的小女人復現了；這些歲月，年復年年，從未對人提過，也從未訪尋，但就是忘不了她，聲音掣笑，如在目前。

「乾爹：偶然在美國讀到臺北出版的中外雜誌上發現一篇作品署着你的名，該不會是同名同

姓的吧？我相信一定是你！不是別人。我興奮地跳起來，信手用賀卡寫這短簡，只是急於求證，假如得到肯定，我將有萬言書上給你。你不是三十九年前，在四川成都少城附近一家茶舖裏和我相識，被我氣得要死，後來認的乾爹？我想起乾爹？假如是你，不，準定是你，可要立刻回信，等不及啦，乾脆打越洋電話，Collect Call，我等電話鈴聲響起。人生遇合，真難逆料啊！獻上一連串的請安，幾十年的祝福。

義女筱雁叩上，年月日及電話號碼

又及：一、近幾年，閒了些，我才遵照你的囑咐——讀書補知識，從金山大埠郵寄，買了一小架子中國書，讀了不少了；如你所說：不可忘本。二、我和丈夫，吵過鬧過，但不會鬧離婚，他現任本州一家醫學院的副教授兼附屬醫院主治醫師，日子過得很好，僅生一子，長大成人，外出打工，等如飛了。這兒很少中國人，寂寞。三、去年，我倆曾以外賓身份回上海、成都一遊，居然訪到了荷花隊長，不盡的滄桑，太多的感觸，說不完的回憶，等下封信詳談——一隻雁子的所

見所聞。」

所不了解的是，荷花怎被稱為隊長？

成都茶館中的奇遇

太平洋戰爭爆發後，我國抗戰漸入佳境，大後方安定下來；芙蓉城成都，因文化東上，農工商業的興旺，敵機少有報到，反而繁榮起來。一個秋老虎的天氣，我約好一位魏大漢（川軍中魏大品副師長的混名）在少城附近一家茶舖見面，這家茶舖，原為一戶破落紳糧的花園，地不大，但饒花木之勝，器皿精，茶水好，公師親切，很有近悅遠來的吸引力。

魏大品副師長兼團長，與我是軍校高教班第八期同學，原屬川軍，後來納入中央軍編制，但川軍習氣未褪，混合着袍哥氣息，可說半軍半民，根本缺乏時間觀念，超過約定時間半點鐘仍渺無蹤影；可是只待他一來，那副嚴肅中透着滑稽的軍禮，江湖熱呼又爽朗的勁兒，肯脫下褲子給人穿的慷慨，那些既摩登又老派，有時前言不對後語的言辭，均足令人消痰化氣，把不愉快拋得老遠，只好等着，誰叫我約了他。

枯候之際，先租閱幾份報刊，正自入神，忽然一個女娃兒的嗓音傳入耳際：「空軍大爺，要

不要叫碗擔擔麵？」

這倒新鮮，我以為是推銷擔擔麵的，答道：「也好。」

「那麼叫三碗，外帶一個鍋魁。」

我推報而注視，一個十三、四歲的女娃兒，梳兩條小辮子，臉孔紅冬冬地，有一點兒野，一點兒秀氣，綜合看起來有一股自然之美，我忙問：「爲什麼叫那麼多？」

「你一碗，其餘招待我吧，今天到現在還沒吃飯呢，肚子好餓，你做個好事，救人一命好像修一座塔。」

原來是小可憐，但看服飾不像小叫花子呀，新的陰丹士林布上裝，灰布裙、皮鞋，絕不是，便問：「你這小丫頭，是什麼回事？」

「你朝個曉得我是個丫頭？」一口成都話，我明白了，她是大戶人家的丫環，逃家的，可能有麻煩，該不該搭訕呢？」

「你捨不捨得請客呀？幾碗擔擔麵，小意思嘛。」

我自然的反應，點了點頭。果真她對門外大聲叫喚：「喂，送三碗擔擔麵，一個鍋魁！如果有啥子滷菜，鷄翅膀、鴨肫肝、再帶壹黃酒來，大爺要喝酒。」黃酒、喜歡鷄翅膀、鴨肫肝，我不由問：「你是那兒的人？」

「成都人。」她竟改口說上海話了：「不，阿拉上海人。儂阿是上海人？如果是鄉親，才好吃儂格物事。」

「我是湖北佬，可是曾經在上海讀過書，也會說上海話。」

「崧（同讚），儂和我，都是腳底下人嘛，不過，儂格福氣好，當上中央空軍，一表堂堂，待人和氣，比那種四川爛軍閥、朽軍閥高級多啦，我好羨慕！」

「儂爲啥這樣恨爛軍閥、朽軍閥？」

「阿拉現在就在他的鐵蹄鳥爪之下，和我家小姐程曉真求生勿得，求死不能，我怎麼不恨？恨不得捅他一個三刀六眼。」她氣虎虎地說，眼睛却一直望着對面麵攤。麵送來了，有白酒無黃酒，她狼吞虎嚥地吃下兩碗麵及鍋魁和小盤滷菜，沒功夫答覆我的問題，等她吃飽了，却不願意說話了。我一時感覺無聊，從口袋摸出兩件託人從印度帶回的化粧品把玩着，那時是市面上的珍品，待會兒交給魏大漢。

她一眼看見，搶過去一摸，却不屑地退回說：「這是夜巴黎小香水，這是蜜絲佛陀的粉餅，小意思。」

無錢吃麵的小丫頭却如此大氣派，我便問她：「你怎麼這樣內行？看不出來嘛。」

「我們家二姨太荷花的化粧台上，大大小小，瓶瓶罐罐，用不完的洋玩意，都是外國貨色，用手指從袖籠裏談生意買的。」

原來如此，經不起我委婉的問，又平起平坐，叫公師爲她泡來一碗花茶，（她早自動把我碗裏沱茶喝光了），她才略道往事：

捨身葬父侯門似海

「吳淞、上海發生戰事，我的老家蘊藻濱、我的家人都完蛋了，幸好我早被父母送到至親南市程老阿伯家中，才逃脫了這一劫，也是我的不幸，便落到今天這種淒慘地步。」

「程老阿伯帶着夫人、千金阿貞和我逃難到重慶，坐吃山空，不是辦法，便托人在江津謀到一個小學職員的位子，一家乘船去上任，想不到在江上小火輪翻了，淹死好多人，連藝術專科學校唐校長兄弟都遭了殃。阿貞死抱着一塊木板，有個船夫見她標緻，救了她，上岸還死纏着她。我從小在蘊藻濱邊長大，會游泳，兩人幸而逃過災難，可是老阿伯和夫人呢？那天江邊，阿貞不想活也不能活了，硬去尋死，我攔不住，急不擇言，對大家宣佈：假如有人能把老阿伯和夫人活着救回來，要是淹死了也抬回屍首，我們小姐就嫁給他，我太小，就跟到他家當丫頭；小時聽彈詞，西廂記不是有差不多的情形嗎？我二人就這樣豁出去了。」

「地方上一個何永江何大爺，曾經做過川軍的大師長，他的老家在江津，正在江邊要子，他跑來一看我家小姐漂亮，馬上懸出重賞，叫到下游去救人，結果抬回來的是屍首，程老伯母親子上帶的金手鐲和細軟都泡湯了。我兩個沒錢埋葬，無處投奔；何師長拍胸脯，保證做墓立碑，還負責我兩個的生活。」

「阿貞小姐含着淚眼一瞧，一個糟老頭兒，旁邊有人說，他家有好多婆娘，說不幹，本來嘛，一朵嫩鮮花那有插在臭牛糞上之理？可是他既威逼又許願，說好說歹，我兩個想，亡人入土爲

安，先做墳墓，再找地方才題上墓碑，我兩個痛哭一場，跟着他來到成都，就落到了這般下場。……成都大公館他有一個二姨太，小婆子荷花，本是重慶府的紅牌妓女，人盡可夫，我家阿貞竟然被派為三姨太，又硬派我做了環，荷花挑明了說；放在家裏是禍害，將來可以賣大錢。

……何大爺很喜歡我家阿貞，說從來沒有小婆子有這樣嫻靜大方的，只是荷花，一個大醋罎子，專門欺侮阿貞，昨天夜晚，我氣不過，趁大爺推牌九去了，衝上去賞了荷花一個耳光，條（跑）了出門，成都四處遊蕩，一直餓到你請我吃擔麵為止。為難的是：阿貞墜於苦海，我將來的日子怎麼過？」說着說着，痛哭失聲，她又用上海話問：「儂阿有辦法收容我？我跟儂走好不好？」

這那成？我瞭解川軍朽軍閥及過氣軍閥的毛病，女娃兒即是他的財產，豈肯讓人檢去？正自思索，她道：「白吃不好意思，我給你捶背，何大爺最喜歡我的手勁，敲得清脆的響，像是奏樂。」千不合，萬不該，我沒有馬上拒絕，讓她在公衆茶舖裏捶背敲打起來，節奏鮮明，引起一些閒人參觀。她笑道：「給我一點鈔票，好吃下一餐。」我也給了她。

惹上麻煩突來救兵

正在這時候，走進了兩個男人，一個着褪了色的舊軍裝，但手指上却帶兩三個大金戒指，油裏油氣地，大叫道：「逮到了，正和空軍少爺談情說愛施展溫功呢！」另一個呢，四川的標準鼻

（音妥）神，皮笑肉不笑地作捕人之狀。

「趙副官，趙狗兒，你來做啥子？」她氣的柳眉如顰。

「小雁，你會飛，我會抓！你倒好呀，竟然私奔，該當何罪？」姓趙的說。

我立起正色言道：「我來茶舖裏才見到這位小姑娘，她挨餓，我給她擔擔麵吃，衆位茶客可以作證，你可不要亂開荒腔。」

趙副官皮一笑：「你以為我不明白，空軍少爺最愛泡漂亮女娃兒，華西孀女學生掛在你們腕臂上，我早就有氣，今天鐵證如山，你還有啥子話說？」

「你該問問當事人，她。」

「小雁，你說實情，如果說假話，我請何師長剝你的皮，抽你的筋。」

真想不到，小雁——我不知芳名，一步奔到我背後擁着我說：「怕啥子？你既喜歡我，我就跟你走，死也不回何大爺男盜女娼的臭家！副官，你要弄清楚，我可不是小孬頭貨！」

茶客中，有人笑着鼓掌：「要得要得！」

么師背轉身嘆氣：「大禍臨頭，恐怕英雄難過美人關喲。」

這隻狗兒和那隻驢神却面有得色，對衆發言：「我判斷的不錯吧，這一對狗男女早有勾搭，他勾引良家婦人，傷風敗俗，該怎麼辦？」

「告警察局。」那小驢神說。

「告訴松香桶子（當時成都人對警察的污蔑之詞。）有啥子屁用？他是中央軍，通知憲兵來關人。」

我想，秀才遇着土匪，有理講不清，身為空軍司令部二級主管，如其讓憲兵來登個記，豈不慘哉？

他一本正經地說：「果然怕了吧，你們既然相愛，做出見不得人的醜事，如果你還沒有結婚，如能拿出大把的銀子，我可以報告何師長將小雁許配給你做老婆；倘如你已結婚，那就真怪本副官的手條子辣了。」一尺風，起了三尺浪。

小雁突然笑嘻嘻地問：「先生你有太太嗎？」

「還神秘地發問。」

「早結婚了，別在這裏惹事生非，鬧得天下大亂。」我一把推開她。

「是姻緣推不開，跟我上憲兵隊，治你一個風化之罪！」趙副官大聲地吼着。

我好為難，正想方法對付，忽聽魏大品的嚦音由遠而近：「董大哥，我來遲了，少午（中午）的酒飲不得，使我睡過了頭，千祈海涵，原諒小弟。」拍達一聲行了軍禮，又鞠躬賠禮。忽然發現趙副官，便問：「狗兒，你在這兒要啥子寶？」衆茶客均肅然起敬。

救兵來了，我趕緊略述經過，魏大品大叫：「趙狗兒，你狐假虎威，竟然冒犯我高教班同隊學長、空軍司令部童主任，你不想活了，回頭去見何大爺，罰你跪在大門口磕三個響頭！」

小雁一看苗頭不對，想開溜，被么師一把逮住，說了遲到的公道話：「小女娃剛剛見識這位軍官，我們都親眼看到的，泡茶給她喝，叫擔擔麵給她填飽肚子，反而恩將仇報，無中生有，鬧得天翻地覆，我可以對天賭咒證明。」

魏大漢問小雁：「我常去何大爺家，見過你這小丫頭，認爲你很聰明伶俐，怎麼說出翻江倒海、翻雲覆雨的話來？太不像人話了。」

「團長，你不曉得，趙狗兒副官仗勢欺人，他那一本臭帳，我紅黑都曉得，硬是看不慣，不願意回去。」小雁說。

等魏大漢知道她昨晚打了荷花，明白麻煩不輕，他反而要求：「看這女娃兒也有隱情，我和你，既然碰上了，不能不管，回頭我們一齊上何公館去，三人當六面，把言語拿順。」

小雁喜得跳起來，先說成話：「對頭俗語說，錢勢壓奴婢，這樣我才敢回去。」再用上海話講：「送個叫做吃講茶，把事體擺平。」

魏大漢即說即做，拉着我上路，並且吩咐：「公師，官客的茶錢，本團長統統開了！」

公師帶頭高呼：「多謝魏團長、副師長、魏大爺！謝啦！」衆茶客一致響應，蔚爲高潮。

何大爺與姨太太荷花

魏大品輕輕地對我說：「何師長在我們川軍，早先很有地位，爲人四海，你哥子可以交這個朋友，只是朽了些，不合時宜，而且一樁呀，清官難斷家務事，以往他家總不安靜，大婆子上吊走的。」老魏也曾說過：「我對中央和中央軍的朋友，一切照中央的規矩行事，和川軍袍哥弟兄打交道，依然用老法子。」就這樣，被他引帶着直奔何大爺的官邸而去。

一路上，趙副官一直向我求寬恕：「不知者不爲罪，大人不記小人過，改日請酒賠禮。」又

說「那個廟子，沒得幾個濫菩薩。總求你高燈下照。」

魏大品說：「你擺酒，配嗎？也配當菩薩嗎？你也不拉泡尿照照自己？」對着趙副官的面噴口水。

「錢也不是他出的，他最捨得放娘兒們買的鞭炮，仗勢欺人。」小雁却道。究竟歸誰出資呢？後來才明白，那是荷花。

那小驍神早溜了。趙副官大拍馬屁：「小人物不犯錯，大人物不相識。見識見識，不見不識。」

魏大品談起荷花小婆子：「那匹胭脂馬，好看不好騎。」又指着小雁：「俗語道：男大要關，女大要浪，小雁，你却是人小鬼大，幾乎把童大哥方到住。」

小雁嘆口氣：「唉，人離鄉賤，無娘的娃兒天保佑，魏大爺保佑。」這個小精靈，又使了一點壞：「魏大爺、董先生，聽淹死的程老阿伯說過：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若是不報，只爲時辰未到，你二位說對不對？」

何前師長大爺的官邸座落槐樹街，槐樹高，氣派大，種植了芙蓉，好美啊，兩扇古典門，一派新模樣，花園中亭臺樓閣，小橋水池，好大的架勢，魏大品說：「他的譜兒可大呢，城守東大街還有他經營的字號，貿易遠達雲南和安南，還採購淪陷區的華洋百貨，可是一樁，他仍然嫌不滿足，沒有掌住正官大印。」一入門，上懸吊燈、下鋪地毯，當中一堂紅木傢私，壁上古色古香的字畫，魏大品說：「中央總司令、戰區司令長

官的官邸恐怕也及不上。」

何大爺已在客廳迎賓，好像已略知事件過程，（後來知是小驍神探馬回報），一隻枯手伸向我：「大哥，委屈你了，小副官不懂事，多有冒犯。」又一隻手伸向老魏：「承蒙大哥照料，磕頭磕頭。」然後，一口水吐在荷二的臉上：「你給我丟人現世！」最後風目停在小雁的身上：「小丫頭，如果不看董大哥、魏團長的金面，非得重罰不可。」話說得挺硬，腔調却軟軟地。

後堂傳出滴滴的聲音：「恐怕你捨不得吧？小丫頭犯上作亂，我總叫你打，你都捨不得。」我一聽，這裏面有文章，想必是二姨太太荷花出堂了，果然，她說：「荷花拜見二位大爺，空軍喜歡跳舞，我也參加過一次舞會，擁抱起怪親熱的，今天先和董大哥握握手，改天研究研究勃羅斯和曠什麼戈。」說着她却跳了一圈華爾滋，眼睜睜着的。

「要得，我們家舉行舞會，吹打起洋鼓洋號，喜氣洋洋，請董大哥指導，我也跟着學個慢四步，那快的要老命，不得成。」從此他不談小雁的事，我却覺得意猶未盡，事未擺平。何大爺擺起龍門陣，真能上天入地，老式的吃喝玩樂無所不精，小雁及一羣佣人獻上的好茶細點，都是珍品，可是，他容易累，偶爾打個呵欠。小雁向我使個眼色，我却自作主張：「何師長，我想見見你的三姨太，都是腳底下人，她逃難入川，怪可憐的，改天我想叫內人來結識結識，也好走走動。」老魏也呼應着。

「對頭，大家伙應該見見面，現在可不是男

主外女主內、男女授受不親的時代了，像你們空軍開舞會，男男女女初見面，三言兩語，就摟着抱着貼着跳舞，不過我家三姨太爲人太古板，不打牌、不抽煙、不飲酒，更不會跳舞，太落伍了，改天請嫂夫人開導開導她。」荷花眼珠亂轉地說。「內人也古板得很。」我說。

何大爺叫了：「來人啦！」（人明明就在身旁）「請三姨太出堂！」又吩咐着：「泡幾杯咖啡來！提提神。」

一會兒，小雁口中的阿貞走出來了，嫻靜、端莊，但瘦弱，面色蒼白，與二姨太相比，呈兩極端，一口上海話，不改鄉音。

魏大漢道：「有天我下重慶吃餛飩子、坐茶舖，腳底下人多如過江之鯽，各說各話，廣東話硬邦邦我一句也聽不懂，認識一位上海大亨，花錢爽氣，『閒話一句』，交朋友真痛快，在小地方成都，可不同了，大家伙仍是擺成都話，說重慶、萬縣、敘府、樂山、通南巴言語的，一聽就知道是外鄉人。」

「四川好大啊，一百多個縣，七千萬人口，言語怎不複雜，認真來說，仍是各說各的家鄉話。」我說。

魏大品說：「四川人本是下江來的，黃巢李闢造反，殺掉川人百萬千萬，廬舍爲空，腳底下人逃上四川來了，就此安家立業，像我家祖先，即是從湖北黃陂遷來的，家譜載得明明白白，所以之故呀，說上海話、說湖北話、說四川話的，原是一家人。」人與人間的距離拉近了，阿貞的話增加些，愁眉苦臉展開了一絲笑顏。

何大爺擁着荷花的細腰說：「二位請寬坐，由三姨太陪着喝咖啡，我到後面有點鷄毛蒜皮的事。」急急走了。

阿貞說：「伊到房間裏吞兩口（吸鴉片）去了。」輕輕地對我講，又認真地對魏大品說：「這個事體還沒有解決，這老殺千刀的，要把小雁收房，荷花天天放野火，我寧死也不同意，小雁人小鬼大，逼急了命兩條，他外表辦招待，心裏不知打什麼鬼主意，二位要救救這個小鬼才好，免得像我一樣，落入虎口，萬劫不復。」

魏大品沈重了，他說：「管事要管到底，我有辦法，閒話一句。」他學着上海大亨氣派，穩定了阿貞。等他荷花再度出來，精神百倍，荷花穿了一件新旗袍，說有「新的曲線，女人就依靠曲線，不能靠直線和板鴨。」

老魏說：「我有一句話，不知該不該說？關於小雁……」

「唉呀，清官難斷家務事。」老何推說。「對頭，各人自管小婆子，休管他人的姨太太。」荷花見過世面，能說會道。

拜乾爹臨時滑稽劇

「我是說，今天童大哥見着了小雁，是小雁的緣份。他們都是腳底下人，千里迢迢，來到四川，不是緣分是啥子？小雁也是好人家出身，所以我建議小雁拜童大哥爲乾爹，你們結了乾親家，童大嫂也好來你家走動走動，對不對？」

我趕緊講：「我民國七年出生，比小雁大不了幾多歲，怎好結爲義父義女？」當時我二十郎

當歲而已。

「乾脆，你當乾爹最合適。」老魏把我拉到一邊，小聲說：「我讓小雁拜你爲義父是保護她，那老漢總不方便動歪腦筋做你的乾女婿吧，豈非人倫大亂？我呢，也不成，我跟老何在一個時候，一切照老關係老套子，我如天天就近如花似玉的小雁，也不敢百分之百的保險，這是良心話，老兄海涵。」如此我只好默認，想不到荷二却插上一嘴：「這樣不方便吧，那有義父義女只相差十歲的？拜成兄妹倒很登樣。」

「這裡那有你說話的地方？滾到一邊去！」老何罵道：「龜兒子，小丫頭的乾哥是中央空軍的高級官，那叫我期個稱呼童大哥？」阿貞明白老魏的用意連說：「我贊成，擇日子吧。」

「不，就在今朝！」老魏的邊鼓敲得響。荷花笑着，如伴着荷葉在湖中搖蕩：「今天就辦這樁喜事吧，我們也好和中央空軍拉上交情，將來到舞會、吃西餐、喝洋酒才道地，不再搞土包子的玩意。」

老何決定了，但問小雁：「你的意思呢，將來你的身份不同啦。」

「我願意！」小雁接着說：「多謝恩典。」

「那麼點起紅花燭、燒起三柱香、開花雕酒的封，叫樂樂園馬上送一桌魚翅席來，家裡的菜不够精緻，也吃厭了。」老何發出當年師長作風，外加上學習來的「閒話一句」。

「我沒有帶見面禮呀。」下意識地向口袋裡摸着摸着，摸出香水和粉餅，我道：「就暫且借用吧。」

「親家。」荷花的眼一勾一邪：「原來你們空軍少爺隨身攜帶這些小玩意，專門引誘人家娃娃兒。」

魏大爺仗義直言：「這兩件本是我託他從印度帶回的。」

「何必呢，魏團長，這樣小兒科，你要啥子化粧品送給小婆子和花姑娘，儘管到我家來拿，我這兒可以開委託行。」荷花又運轉邪眼，拿過夜巴黎，打開，灑在小雁身上：「快去換件像樣的衣服，我賞給你一副耳環，一隻戒指。」

「我只有這一件送給你。」阿貞從手腕褪下一隻玉鐲說：「湊個份子。」

「我不要。」小雁急道：「你從老家帶出來的唯一的紀念品，這隻鐲子裏有血也有淚，該你保存一輩子。」

老魏看着很感動，也說：「須得換一件，昨早上我對官兵精神講話，就講的精神重於物質，對不對？」

「別婆婆媽媽了，童大哥收乾乾姑娘是件喜事，要不要飛帖邀請地方上有頭有臉的人物來參加，像五老七賢最够面子，臨時去請，他們會端架子不來，其實呀，五個燒火佬（含有扒灰之意），七個討人嫌，平日咬文嚼字，搖頭擺腦的，有啥子了不起。」老何神氣活現地。

「五老七賢，成都人尊敬他們，臨時下帖子，確實不恭敬，我看免了。」我道。

「那總得邀三朋四友，幫個場面。」老何喜歡熱鬧，自去安排。

我望了望小雁，純純地，又透着一份野性，

她也凝望着我，令我覺得十分尷尬。

荷花像穿梭蝴蝶、打情罵俏，和阿真的莊嚴法相、不苟言笑成了強烈的對比；戰火真作弄人，把阿貞淑女變成朽軍閥的三姨太，令我暗中唏噓；如果不是小雁在江津江畔胡亂許願的話，那會惹火燒身？再細想，當時也是出於不得已，在那種地方，只要給何大爺碰上了，能逃得出他的手掌心嗎？人家敢插手嗎？

如是不乎，舉行了典禮，老魏擔任司儀，雖然現場人數不多，他却像千軍萬馬喊口令，大鞭炮放起，響徹雲霄；荷花却感覺遺憾：「怎麼忘記叫樂隊呀，洋鼓洋號，那才够意思。」衆賓客鼓掌，當比我只小十歲的小雁向我磕頭叫「乾爹」的時候，直覺怪怪地，頂滑稽。

酒席之間談起川軍

禮畢，阿貞不避嫌地輕言細語對我說：「我把伊交給僕哉，我做人大懦弱，經不起風浪，將來恐怕難以照應她。」

荷花叫着：「不許說悄悄話，快開席了。小雁，等下你要敬酒三杯，向我賠個不是，我一向寬宏大量。」

「回頭我敬，叩謝你的恩德。」小雁乖巧地鞠躬，但說：「只希望大家憑良心。」

爲了同情支持小雁，我扮演了這個滑稽角色，生平第一次，空前絕後的收了這麼一個義女；而老何，自從川軍裏出事，垮下來，但有冤枉錢，又不甘寂寞，便喜歡起開；我們算是合作演出了這幕鬧戲；我又感覺，有錢有閒有野心而又缺

教養的人最喜愛熱鬧起開，唯恐天下不亂。

在酒宴上，成都榮樂園，知名度高，高雅的川菜，向不重紅，非常可口，配以江南紹興花雕，相得益彰。但老何、荷花、老魏，衆賓客和站在一邊倒酒助興的副官苟二的敬酒開酒，以幽默人爲快樂，以醉人爲目的，以整人爲勝利，真叫我吃不消，還是小雁明裏擋着，阿貞暗裏護着，否則非玉山傾頹不可。

酒微醺，老魏忽發問：「請教哥子，你對川軍的印象如何？」

這一問，讓我酒醒了一半，我說：「你如今是現役國軍部隊長，川軍應已成爲歷史名詞。」

「抗戰開始，川軍有位師長王銘章，在滕縣那一戰好不勁仗，他的靈樞運回漢口大智門車站的時候，我家曾去迎接呢，武漢市民都敬重這位爲國捐軀的大英雄。還有作戰勇敢的楊森軍長和在廣德陣亡的饒國華師長，以及在前線上陣亡的，有些我曾在前線目擊他們的英勇，或正在作戰的四川同胞，他們已經爲中國人做了好模範。」

「古語說：『天下未亂蜀先亂』，其實呀，今天却是『天下已亂蜀未亂』，我們能在這兒安穩地過日子，供應前方的軍糧補給和人力，這就是最好的證明。如果沒有安定的四川，這個國仗怎麼打？」

「我想起了劉湘將軍出川，率領十二個師，揚威於京滬和山西戰場，雖然全軍傷亡慘重，而莫不勇毅殺敵，他太辛苦了，最後病亡在我的家鄉漢口。」

老何笑道：「他老哥的事我曉得，當年他要

出川、快出川、打國仗之前，有一陣子蘑菇，成都人說個笑話幽默他：『從前有個學剃頭的徒弟，學了三年，還未出師，問他你爲啥子不出師，徒弟說：尚未刮够。又有一個學川戲的女戲子，三年滿了也不肯出師，問她，她言道：還沒有歪够。有個裱畫匠，賴着不願出師，問他啥子原因，他說：我不會裱字畫，只會糊中央，所以不能出師啊！』衆人哈哈大笑。

「那是冤枉他，只因抗戰未開始之前，他到南京的時候，發表談話，在川軍中最高爲壯烈，他說：『我們的軍備只如坐雞公車，日本人的軍備好比坐飛機，相差十萬八千里，可是要等雞公車趕上飛機再作戰，那却永遠沒有作戰的一天，因此要馬上殺敵！』這話兒在全面抗戰未開始以前，曾經博得許多人叫好，因此之故呀，四川人對他老大哥望眼欲穿，盼他首先出師，所以編個故事幽他方他，他果然不負衆望。」老魏如數家珍。接着又談了些打國仗的事，老何却對這些缺乏興趣，阻止我們談下去，他叫道：「煞風景，此時只可談風月！」又酸溜溜地說：「你們中央軍校軍官高等教育班的同學倒親熱呀，魏大哥受了十個月的訓，居然脫胎換骨喲！」

「改天再擺吧。」我聽荷花剛才親熱地叫了聲莫名其妙的「親家」，却引起我的靈感，必須穩定小雁的身份，我道：「方才二姨太喊我一聲親家公，那不敢當，不過，小雁既是我的義女，又安居在你府上，應請多多照顧，她逃難來川，失了學，我會好好地教育她。如今在府上，小雁本是三姨太的親人，不再是丫頭了，也可說是府

上的客人，她有她的身份。」

老何却似想避開，只說：「不是丫頭，是大小姐啦，好標緻，我喜歡。」

老魏喊道：「童大哥說的有道理，名不正則言語拿不順。」

荷花表面附議：「不再叫她舖床疊被，送茶倒洗臉水，讓她讀書，添氣質，將來好嫁個像樣的人物。恭喜呀！小雁。」

阿真最高興了：「謝天謝地，我家祖宗保佑。」趙苟二在旁先不作聲，只道一句：「小雁小姐，請多包涵。」「大副官，你本份點就好了。」

「換回這樣一句損話。」

好像滿圓滿似的，我和老魏飲了七八成酒，盡興而別。出了門，我問：「將來會不會有什麼變化？」

「難說，我會經常盯着老何，這傢伙，財迷心竅，也色迷心竅，一生做了許多荒唐事，典型的四川舊軍閥。很難纏。」此後，究因生活方式之不同，生活情趣之有別，我也忙，極少和何家接近，但偶和小雁通訊或打電話連絡；對荷花之催辦舞會，甚感難以招架。

整治荷花的惡作劇

不多久，小雁來了一封信，意思透明，却別字連篇，說明了一個事實：「荷花和苟二暗地裡早就眉來眼去，動手動腳，這些時，何大爺時常不回家，不知忙些什麼？好像有秘密的事體。苟二趁機會偷偷地進了荷花的房，上了她的床，浪聲浪語，我、段嫂和丫頭們都聽到，只瞞着那個

戴綠帽子的何大爺，何大爺一回家，見着我，還是那邪的，不安好心，這是什麼爛人家，表面上多光鮮，荷花打扮得更妖艷了，也把阿真和我看做眼中釘，一定有下一步，乾爹，你呀，遠水救不了近火。阿真和我怎麼辦？她一向逆來順受，我可不是一盞省油的燈。乾爹，我怎樣對付？」

這真是一個傷腦筋而又管不着的事，正如老何說的：「清官難斷家務事」，何況是這種下三爛的家務。和小雁雖係名義上義父女，但無血親，說話缺乏力量，無法約束財大氣粗又專門扯把子的何大爺。

魏大品傳來訊息：「你的乾女兒小雁前天將巴豆磨粉滲入咖啡裡，荷花喝了，她在蜀一電影院拉得稀泥花拉，又到人家公館上吐下瀉。」

我打電話問小雁，她答覆的很輕鬆：「有啥稀奇，我還要拿耗子藥辦招待呢。」

老何打來電話：「小雁太不成話，大鬧天宮，非得重治不可，老兄教養有責，不能安坐黃鶴樓上看翻船。」

小雁的惡作劇層出不窮，最後消息傳來：她偷了十多根小黃魚（一市兩重金塊），飛到廣漢上山落草了。這太不可思議，一經打聽，原來她不知怎麼結識了一個廣漢新派袍哥的妹妹，跟着她上山拜師學藝去了。路數不同，連魏大品都打聽不出線索，不了解是何方神聖。

老何約同老魏和我面商機宜，我只好去了，他說：「這些日子忙得不可開交，麻煩二公御駕親征，把這小丫頭找起回來，我毋不起這個臺，小黃魚小意思，收不足也就算了。」阿真笑得如

淚人兒，大品說：「我見猶憐，就只老何無動於衷。」

一個假日，我駕車約同老魏起程，想不到他還帶着兩個武裝槍兵，說：「這批袍哥莫名其妙，不能不防，幸好廣漢城防司令吳雲海也是高教班同學，先去登門拜訪，才不會發生危險，否則恐有意想不到的麻煩，小雁已落在他們手上，豈肯輕易放人？說不定獅子大開口勒索重金呢。」

廣漢乃舊遊之地，但過去只來過機場，如今顧不得看風景，先去拜會城防司令吳學長，承他擺酒招待，並派一位熟悉當地袍哥社會的黎參謀帶引，黎參謀一聽，他便說：「不打緊，這批青年弟兄，別樹一幟，以鍛練身體強身報國為宗旨，既不殺人放火，又不打家劫舍，他們瞧着老袍哥不順眼，不甘忍受欺凌，所以結成尚義報國社，二公放心，明早上大羅山！」

翌日，我們騎了三匹小馬，個兒小，腳勁却強，來到大羅山下，發現一家茅屋小茶舖，連我也懂了，那是連絡站，我們飲着茶，和其中人物相互觀望，依老魏的意思，要擺下茶碗陣，親自露個身手。我道：「貴團長身着軍服擺茶碗陣，似乎不雅，不如開門見山把話說明白。」參謀官也贊成，如是連繫介紹，欣然登上尚義堂，我們一瞧，那像袍哥社會，看佈置似一個武術館，看人物似一個訓練班，當家的是青年後生，主持的隊長名謝輝，他曾在省城裡念過中學，熱情好客，詢明來意，他答覆：「我們剛收了一名女學生，爬山去了，我馬上派人去招回來晉見。」奉茶寒暄，氣和心平。

老魏對我輕聲說：「四川那有這號袍哥？」參謀官小聲說：「幸好這批人馬還不曾被土八路運用，如在川北深山，那就嚴重了。」

小雁飛刀改良袍哥

謝輝坦白地道：「我們不是袍哥，只是不滿意當地袍哥不分善惡、不守本份，將忠義兩字置諸腦後，將國家民族拋到九霄雲外，為求自保，為着練身報國，所以組織起來，還求三位老伯先進指引南針，以匡不逮。」雨過天青，我們放鬆心情，愉快地交談，不一會兒，小雁出現了，看那份打扮，男式短髮，中間對襟短衫，腰間繫着一條寬布袋，見面欣雙手一拱，足蹬雙樑布鞋，活像戲臺上的短打武小生，我忙問：「你跑到這兒幹啥？」

她行了禮，笑了：「拜師學藝呀，專攻飛刀，等學成下山，我要用飛刀把那三個狗男女捅成三刀六眼，一共九刀十八眼。那晚上，何大爺半夜跑進我房裡，要強姦我，我大聲叫喚，拳打腳踢，他才走了，說是酒醉認錯了人，以為是荷花。這不共戴天之仇，豈能不報？為此來到寶地，他們都說這種朽軍閥、爛袍哥欺侮善良，不是東西。」

謝輝支持她：「這真是下流、下流，江湖敗類。」

我問：「飛刀練得如何？」

她答：「習藝未精，尚未畢業，不過略有寸進。」

老魏說：「真的嗎？女娃兒學飛刀，倒要開

開眼界。」

謝輝隊長說：「先讓她的師傅表演一番。」

參謀官謝道：「那倒不必，只看她亮幾招就成了。」

謝輝又笑道：「一定要她師傅先表演，我們只是要證明一點：好師傅不一定出高徒，她的心情還沉定不下來，所以眼高手低。」

我們來到後山，佈置好陣式，小雁手持一根燃着的香頭靠攏樹幹，作為靶子，陣中走出一位英俊少年，環揖一圈，突地一轉身，袖間滑出一把飛刀。說時遲，那時快，刀兒出手，飛向香頭，瞬間，豆大的香火熄滅了，飛刀正插在樹幹上，寒光奪目，威風凜凜，我們熱烈鼓掌。

輪到小雁了，也是一根香，可是距離縮短了，由她的同學用根竹桿遠遠地支着，她的身段很邊式，只是第一刀飛得不知去向，第二刀擦着一點樹皮，第三刀取消香頭，乾脆以大樹幹為靶，總算飛刀有眼，插着了樹幹，搖搖欲墜，眾人哈哈大笑，她的臉兒飛紅。依我的想法，這批青年未來發展如何，未可預卜，但刻下規規矩矩，正派正直，遠超過老派袍哥，不如讓她留下，反倒安全；但魏大品說：「這不成，不把她帶回去，要生是非，再說阿貞三姨太放不下心，一定會找上山來。」

如是說明來意，謝輝欣然同意，他說：「小雁在這裡，目前也實在有頗多不便之處，但相信將來一定會有許多女生報名，如果她有志向，來日方長。」小雁聽到阿貞傷心落淚，只好勉強接受。她道：「這裏一切光明磊落，帶來的金子，

只繳了一點點學費和伙食費，其餘原封不動，放在隊部保管着，比擺在何家保險箱還安全，不須操心。」她依依不捨地含着淚向隊長及衆學長行辭別之禮，互道「後會有期」。臨行我們捐助了一筆獎學金，他們不受，魏大品堅持，才收下。下山之時，大伙兒列隊拳拳送行，軍號響起，口琴伴奏，別開生面，就這樣擁着小雁下了山崗。對於這樣一個改良派的小袍哥（山下都這麼稱呼着），我却留下極深刻的印象，不把青年們組織起來輔導活動，而讓他們自生自滅，自己摸索；有此表現，誠不大易，亦可說是抗戰中農村青年的自覺反應。小雁一直說他們可愛，愛鄉又愛國的精神純極了。

魏大漢長嘆：「這批後生有板有眼，號令森嚴；武功中規中矩，一條心向上，我身穿二尺半，又半生闊蕩江湖，可真讓我開了眼界。」我們都認爲不虛此行。在打尖時，我依然感到遺憾。「應該讓小雁留在那兒磨練，可能把小雁訓練成一個巾幗英雄，一回去，又淌進渾水裡了。」

「也有問題」參謀官道：「由於他們年輕氣盛，愛打抱不平，據在下所知，附近各鄉霸頭甚至鄰縣的袍哥社會都很吃味，呼他們爲洋袍哥，稱之爲小鬼隊，曾經發生過衝突，土袍哥吃了虧，必然尋仇報復，恐怕要出漏子。」因而相與唏噓，「這是他們的過錯嗎？」我想問。

乘車回程，接近省城的時候，魏大漢吼道：「小雁，把刀子拿出來！」

「沒了。」小雁說：「早被師傅繳械，他說我習藝未精，武道尚未入門，有了飛刀，不僅足

以傷人，而且爲害自身，所以應當收走。」魏大漢讚嘆着：「果真有板有眼，有條有理，喇！」

「啥子有條有理？像何大爺，別人抗戰受罪，他却享福，有金條、有田地、有家當，他就有勢力、有女人、有奴才，處處有理。」小雁鼓着嘴。這丫頭真人小鬼大，憤世嫉俗，隨着與小生命俱來的挫折流離，感受自然與別人不同，只好熄熄她的怒火：「還是你說過的那句老話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，如若不報，只爲時辰未到。」但自覺沒什麼意義。

青羊宮花會的妖姬

一假日，我夫婦約了小雁同遊青羊宮花會，本如大花園，更點綴得花團錦簇，各色各種的鮮花怒放，真是天府精華。各色小吃，無美不臻，有湯圓、抄手、粉蒸肉牛是、甜鹹燒白、擔擔麵、磁粑、豆花便飯、肉湯等等。也有各種遊樂，大至搭臺唱川戲，小到看西洋鏡的。

人人手上一把鮮花，可見一般生活都還很不錯。遇着一位剛從前線回川的軍校同學，他道：「前方顛沛流離的人民，絕想不到人間還有這樣的天堂。」

可不是，這裡雖不如上海那樣高樓大廈，霓虹燈耀眼，但基本設施和內在情趣，成都和上海一樣。只是花會的調子顯得特別優閒而已。

小雁幼年住過上海，她忽發感慨，用上海話說道：「成都人和上海人一色一樣，都歡喜白相

。這話不錯，我看過一本書，介紹芙蓉城中人：「成都之俗，以遊樂相尚，而以浣花爲特甚。」她令我想起李太白的一首詩：

「九天開出一成都，萬戶千門入畫圖，草樹雲山如錦繡，秦川得及此間無。」

青羊宮真是一幅絕妙畫圖。

「水綠天青不起塵，風光和暖勝三秦。」正是當年青羊宮花會的複印照片。

「錦城絲管日紛紛，半入江風半入雲。」花會上處處可聞，當然大戶人家，深宅大院裏的絲管更爲精緻，同時也趨向洋化，西洋音樂和舞蹈已經引進來了。

送走小雁，這晚上，參加了部隊舉行的舞會，這一舞會，設備因陋就簡，借用華西壩附近一座大樓房，地板上灑些滑石粉，燈光、樂隊都談不上，（反正少用燈光即是燈光）不過在那時候，風光漪麗，派頭噱頭十足。

空軍以辦舞會爲鼓勵士氣、調劑生活的方法，而華西壩各大學的女生，最有興趣參加。舞會樂聲悠揚，衣香鬢影，氣氛高尚，爲成都市民所樂道。那時節全國沒有營業性的舞廳，僅成、渝、昆明、西安幾個都市，才偶然有這樣的客串舞會，舞伴都是票友。跳了兩隻應酬舞，忽然發現一隻玉手戴着當年鳳毛麟角的大鑽戒，扭的利害，心想這是何方妖女？轉過身來一瞧，原來是荷花；她那時自稱芳齡二十有六，曲線玲瓏，風韻冶艷。（下期續完）